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99  
7

支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文庫  
D 99  
7

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石舟校梓

碑銘表誌碣

御史張君墓表

東平幕府從事張昉持文士李周卿所撰先御史君行事之狀請於僕言先御史在興定元光閒於州縣為良民吏於臺閣為材大夫朝譽藹然吾子所知喪亂之後挈家還鄉社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乃一意與世絕來往以閉戶讀書為業者餘十五年凡向之所以為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嘗一語及之沈默退讓齊魯大夫士翕然稱道之亦吾子所知者棄養以來三見霜露而不肖孤以斗食之役汨沒簿尉閒不得灑掃墳墓列樹碑表使先子名德懿範閭焉而不彰誠懼一旦

柳田泉文庫

48-11880

010190549360

先狗馬填溝壑其何以瞑目乎今屬筆於子幸爲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僕嘗謂聖人澤後世深矣今虞芮有閒田豐鎬之間男女異路孔子近文王六七百歲故言衣冠禮樂則莫齊魯爲盛宜矣百年以來東平劉萃老斯立宣叔之祖孫文元賈公昌朝之家世滕陽張丞相永錫日照清獻張公父子東阿壽國張公蕭國侯公參政高公奉高承旨党公黃山內翰趙公磁陽內翰閻公敦龐耆艾海內取以爲法其餘經明行脩由晦道商公醇德王先生而下何可一二數至於人代變革才智勇皆廢守道之士懷先王之舊俗區區不能自己者往往有之如御史君者皆是也古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澤及後世之謂乎謹按中奉大夫故治書侍御史守申州刺史張君諱汝明字子玉世家汝上曾大父靖大父彥

皆潛德弗耀父恕用君貴贈中議大夫母程氏清河郡太君君三歲喪父母程故衣冠家而有賢行力課君學君亦能自樹立如成人弱冠擢大安元年經義進士第釋褐將仕郎調潁州泰和縣主簿崇慶元年換懷州武陟簿丁內艱服除貞祐四年由鹿邑簿入爲尙書省掾正大元年終更擢同知嵩州軍州事盜入軍資庫而無迹可尋官繫主者獄凡十餘人不住訊掠皆自誣服君時以檄出及還繫者稱屈君諦審知其冤卽縱遣之不數月諸黥卒以贓敗郡人以爲神明三年八月辟許州長葛令未幾政成農司以稱職聞及罷縣父老上贐禮一無所受乃相率立祠以致去思之心焉六年二月召爲太常博士權監察御史不半歲遷戶部員外郎七年八月授治書侍御史八年七月遷禮部員外郎兼脩起居注俄

選山先生集 卷二十一  
陞歸德治中兼提舉河防學校常平漕司事不赴天興元年  
遙領嵩州刺史二年二月改授申州以庚戌七月二十有二  
日遘疾春秋七十有六終於東平遵化坊私第之正寢娶魏  
氏封清河縣君子男三人長卽昉也今爲東平萬戶府經歷  
官遙領同知單州防禦傳事次曄次煦皆早卒男孫二人女  
孫一人尙幼孤子某以庚戌年八月之三日奉君之柩附於  
汶上由邨里某原之先塋禮也君資稟厚重與人交敦信義  
平居恂恂似不能言及當官而行剛介有守論議純正人不  
能奪仕宦三十年家無餘資其他尙多可稱弗著著不爲窮  
達易節者銘曰

汶之洋洋思聖有堂禮樂衣冠此爲之鄉維御史君九魯士  
之良沈潛而剛者艾而敦龐可以爲公卿大臣訓於四方昔  
往矣秉筆帝旁藹然粹溫如珪如璋今來斯微服裹糧衡門  
棲遲詠歌虞唐謂其逢也耶茫乎及夜身之藏其不逢也耶  
泰焉如晚節之昌抱明月而長終懷舊俗而不忘在君爲樂  
天而識者涕滂林淡而蘭芳風雨如晦而鷄鳴有常世無良  
史久矣孰爲發幽潛之光

御史程君墓表

君諱震字威卿先世居雒陽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  
遂爲東勝人曾大父獲慶大父總質直尙氣節鄉人有訟多  
就決之至於婚嫁喪葬不能給者亦借力焉父德元自少日  
用俠聞嘗與羣從分財多所推讓州里稱之後用君貴封大  
中大夫雷內翰淵述世德之舊備矣大中子八人長曰鼎孝  
弟仁讓閨門肅睦有古君子之風以六赴廷試賜第調濮州

遺山先生集 卷二十一 三  
司候次日雷由武弁起身官懷遠大將軍君其第三子也資  
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犯之幼日夢人呼爲御史故每以  
諫輔自期章宗明昌二年經童出身補將仕佐郎泰和中年  
及注授臨洮府司獄忻州司候判官以廉幹爲西京招討司  
奏辟提控沿邊營城糧草尋擢王剛勝詞賦進士乙科換偃  
師主簿宣宗幸汴梁入爲尙書省令史時相知其可用不半  
歲特授南京警巡副使秩滿例爲廣盈倉監支納官興定初  
辟舉法行用薦者除陳畱令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令  
自任其責丞簿佐史輩無豫焉幸無擾之使令得盡力尹諾  
之既到官事無大小率自負荷次官奉行而已時秋大旱冬  
十月乃雨歸德行樞密院發民牛運糧徐邳君爲使者言吾  
麥乘雨將入種牛役興則無來歲計矣使者不能寬十日程

耶民事果集雖乏軍與吾不辭也使者怒而去君力畢農種  
糧運亦如期而辦行院仍奏君要譽小民不以軍食爲急朝  
廷不罪也既受代大司農奏課爲天下第一御史臺察能吏  
亦爲奏首且言可充臺諫京東總帥府奏辟經歷官不許乃  
拜監察御史君泣職慨然有埋輪之志卽劾奏平章政事荆  
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  
專恃權勢滅棄典禮開納貨賂妄進退官吏從史奴隸侵漁  
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脇取諸所不法不可一二數陛下不能  
正家而正天下難矣書奏宣諭御史臺程某敢言如此佗御  
史不當如是耶且有旨切責荆王出內府銀使償物直敕司  
馬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皆爲斂手東方頻歲饑  
饉盜賊蠭起特旨以君攝治書侍御史兼戶部員外郎運京

師糧八萬石振徐邳君經畫饗道十里一置驛羅弓刀以防寇斂具斧斤以完器用備醫藥以起病疾勸助藉以通雷滯輦運相仍如出衽席之上飢民踵來凡所以爲貸爲糴爲振贍忖度肥瘠無一失其當州民請於京東帥府願畱我程御史以福殘民帥府奏君行爲部官詔再往徐宿邳荆王積不平密遣諸奴誘姦民徐璋造飛語訟君於臺諸相不爲奏而王獨奏之宣宗頗直君欲勿問王執奏再三乃從之哀宗時在春官遣醫藥官王子玉諭旨推問官程御史爲縣治行第一監察又稱職有罪無罪勿爲畱難已而璋伏誣告君當還臺在律官人與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王風大理寺御史言天下事在所皆部民竟用是罷官君泰然自處都無已仕之愠聚書淡讀蓋將終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

有一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嘉善里之私第積官大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定安郡君先君三年歿子一人思溫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附於金昌府芝田縣某里大中君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實難盡其才重爲難使君得時行道坐於廟堂分別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萬里而車折其軸有才無命古人所共嘆雖然地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乃以一御史犯疆王之怒卒使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不遇而去伸眉高談亦可以無愧天下矣尙何恨耶乃爲銘曰  
曲士賣直見豺而慄鄙夫媵媵與鳧同波犯父子之至難孰絞許而上劇橫潰我障剛輝我阿鍊心成補天之后奮筆爲卻日之戈古有之和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容者之所得奚後福之能多有山維嵩有水維河程君之名永世不磨

商平叔墓銘

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諫見稱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道真赴都堂問孰可爲相道真以尙書省令史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卽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卽命驛召之落致仕復右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乃首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公字平叔商氏系出陳繼遷郟七世祖南華府君諱懷欽官於曹遂占籍焉曾祖諱岡以武弁入官宋未奏補從事換忠勇校尉祖諱駒兩廷試教授鄉里考諱錫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妣王氏濮陽縣太君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初從鄉先生李

昉方平學貧無以爲資方平愛其才每調恤之使得卒業年二十五登崇慶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洛郊簿以廉能換鄆縣尋辟威戎令時歲饑民無所於糴公白之行臺得開倉振貸賴以全活者甚衆縣民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爲尙書省令史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滿授戶部王事兩月擢監察御史又充右司都事於是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遙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莘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畱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事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上奏畱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時正大八年也十月起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

至陝將由間道之商州十一日抵盧氏山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飢不能戰是夜遂潰公爲北軍所得欲降之令去巾不從將害公有止之者曰此忠孝人也姑畱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剄時年四十七積官至少中大夫濮陽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初娶鄧氏再娶鄭氏並封濮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挺次日隴安女一人適泗州司候安邑劉懋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有終始家居亦未嘗有愠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救世之學自名高者闕略而無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簿書米鹽之間公資雅重遇事不錄錄人所不能措手率優爲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至今評者以公用違其長使

之卒然就一死爲世所惜也孤子挺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某原好問辱公知爲厚敢述梗槩而爲之銘以寄招魂之詞詞曰

唐虞之世麟鳳游出非其時聖爲憂黃琮禮天帝所休毀之  
積中孰汝讐海內茂異君上流坐之廟堂衆職脩天路阻長  
往莫由維兕有角不我投人以死諱我則求衣冠李衛汗褐  
裘氣息奄奄藏鬼幽禽息鳥視天爲囚枯龜千年一蜉蝣異  
君完節乃所酬不然報施神其尤河濟之水無千秋若孫若  
子公且侯豆籩奔走物潔羞魂兮歸居安此正北陰莽墟不  
可畱

雷希顏墓銘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

陽泉山莊

昭和廿一年二月三日午所寫  
後好晴以四部書刊  
劉增山某校讀



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材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淡念咄咄嗟惜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身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歲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

元兵敗宋倒回卷

若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卽大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回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

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嘆。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於翰林脩撰。累官大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

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之。希顏涖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故頗有喧嘩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戶部高尙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賊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遁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勝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視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年。游公

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謔間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爲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重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

此句雷化之也

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恥自名。目中之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揜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救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償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形。溘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畱泉扃。何以驗之。后有銘。

大司農丞康君墓表

君諱錫。字伯祿。姓康氏。世爲寧晉人。大父諱成。嘗與昆弟分財。他田宅定無所問。止取南中生口十餘人。縱爲民而已。以故家獨貧。考諱溢。少爲里胥。資純篤。縣令者倚之。以納賄。及

四部刊本紙下有一字在

令爲御史所劾。溘自念言直則令被罪。終世不齒。渠官長而  
我以事證之。何以立於世。乃自縊而死。令竟以無跡可尋。獲  
免。伯祿既孤。養於外祖田氏。田見伯祿骨骼異。他兒謂當有  
望。使之應童子舉。飲食臥起。躬自調護。備極勞苦。得解赴都。  
一日暮行菱葦中。懼爲同行者所遺。至負之而趨。及長。師柏  
鄉王翰。周輔束脩不能備。周輔與諸生共賙給之。中崇慶二  
年進士第。釋褐。樂陽簿。警巡判官。辟彭原令。入爲尙書省掾。  
考滿。遷開封府判官。俄拜監察御史。言宰相侯摯。師安石。非  
相材。提點近侍局。宗室安之。聲勢焰焰。公門請托。不可使久  
在禁近。朝議偉之。選授右司都事。遷京南路大司農丞。破上  
蔡諸縣羣不逞把持之黨。彈種人以贓污尤狼籍者五六輩。  
宰相有不說者。云康錫不欲吾種人在仕路耶。因以飛語中

之。出爲河中府治中。充行尙書六部郎中。城陷。投水死。時年  
四十八。伯祿孝於母。友於其弟。有恩義於朋友。從仕則死心  
奉公。以爲民。古所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爲者。唯伯祿爲然。同  
年生。如雷御史希顏。冀都司京父。宋內翰飛卿之等。名士數  
十人。世以比唐。曰龍虎榜。至論公輔大器。尙以伯祿爲稱首。  
云。歲戊申秋九月。予過寧晉。伯祿之從弟銳。招魂葬伯祿於  
唐城鄉東南五里之先塋。以其第三子阿干爲之後。伯祿先  
娶薊州游氏。再娶魯山張氏。皆封京兆縣君。一子彭原。張出  
歿於京師之兵。銘曰。  
仕以義行。死與義俱。義存義亡。葬何計乎。江魚寧晉之墟。維  
君之居。眷焉顧之。泣涕漣如。豈無蛟蜃之波。以投昇乎。讒夫  
百歲而下。有歷九關爲上訴者。其有說歟。

明字四部本缺明

聶元吉墓誌銘

元吉諱天驥。姓聶氏。代之五臺人。元吉其字也。父諱明。自先世。雄於財。而以陰德聞里中。用元吉貴。封大中大夫。元吉其長子也。弱冠登進士第。釋褐汝陰簿。轉睢州司候。廉舉封正。令入爲尚書省邊關糧草房令史。考滿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人請和。使者互市於會同館。外戚有身自貿易於其間者。元吉以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夷。彈之。遂忤太后旨。除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爲陝西行臺所辟。仍用薦書。遙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不半歲。入爲右司員外郎。例授京兆府治中。衛州行尚書六部事。慶陽圍急。朝議以宿州總帥往救之。奏充經歷官。圍解。從別將守邠。將欲棄州而東。元吉陳說利害。力止之。不從。將坐是被繫。辭連

元吉。降授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寃者。卽召爲開封府簽事。旬月還右司員外郎。丁太夫人憂。未百日而奪哀復職。車駕東遷。公在畱中。賊殺二相。兵及元吉。臥創二十許日。醫言可治。公誓之以死。死之二日。權厝某所。娶王氏。子男二人。長黃童。次立童。女三人。長嫁進士張伯豪。孝友有父風。夫歿歸在室。元吉旣葬之明日。女不勝哀慕。絕脰而死。時亂已極。陵奪烝報。無復人紀。女獨以大義自完。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其二尙幼。初元吉以衛紹王崇慶二年登科時。雷希顏淵。宋飛卿。九嘉商。平叔衡。張正卿。天綱。冀京父。禹錫。康伯祿。錫。皆在選中。朝野以爲得人。而元吉起田畝。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閣。若素宦然。諸人多以爲不及也。予與元吉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然元吉重遲。予資卞急。元吉耿耿自信。未嘗以言下

人予則矯枉過直。率屈已以徇物。道不同。不相爲謀。故雖與之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而交未嘗合也。今元吉已矣。予惜其有志於世。世亦望焉。而卒之無所就也。乃爲之銘。以哀之。

辭曰。

巖牆之死。匪曰正命。義存義亾。何適非正。天奪子。衆力獨奚競。多壽辱。隨瞑目爲竟。善乎子程子之言。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展布其曰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桎梏。萌意於方寸。未有毫末也。而觸機穽。吾於吾元吉。誠愛其得所以死而死。然亦悲夫。抱一槩之操。泯泯默默。少不能俟天之定也。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后身校梓

碑銘表誌碣

大中大夫劉公墓碑

君諱汝翼字舜卿姓劉氏世爲淄川鄒平人曾大父諱昇政和末擢進士第釋褐隆平主簿時西山劇賊千餘人據險爲柵旁近多被劫掠朝廷責州將擒捕之州將謀於官屬諸人恇怯不敢應公毅然曰兵力單弱恐不能勝賊獨當以氣攝之耳乃常服詣賊柵自通姓名且言所以來辭情慷慨羣盜慙服相與宴飲明日與其酋把臂俱下而無亾鏃之費詔遷白馬令以賞其功大父諱伸不樂仕進以財雄鄉里周急繼困爲多父諱時昌大定初律學出身歷孟州軍事判官終於

左三部檢法用法詳慎多所平反後用公貴累贈大中大夫公其第四子也幼穎悟日誦數百言師事鄉先生單雄飛張元造初治書改授易卒業於詩山東諸儒間聲名籍甚貞祐四年經義第一人擢第特授儒林郎賜緋衣銀魚調兗州錄事未赴丁母彭城郡太君邵氏憂服除借注盧氏主簿入爲尚書省掾終更遷同知嵩州軍州事兼陽翟縣令縣戶籍餘三萬豪猾所聚令丞少不自檢爲所把持莫有得善代者公下車差次貧富一一籍記之一夫之役斗粟之斂均賦而平及之大豪以苞苴私見欲相誣染公發其奸并以所賄者曉於衆至於宗室大家聲勢焰焰人莫敢與之抗一爲平民所訴必淡治而痛繩之黠賊褚二養句者爲子羅富民鬪毆有勸解者卽逡巡而退乃於隱處以大楮擊兒胸背腫青隨以

藥殺之明日就富家索命公知其奸計械褚送獄褚咆哮不卽承公召尉司宿賊與褚同繫以計覘之數日言意相得乃冒吐露事旣白竟償句者命一縣稱爲神明考滿換洛陽令陽翟父老百餘人詣都堂請畱不聽縣中爲立生祠以致去思之心焉洛陽政成召爲戶部主事正大八年超同知汝州防禦使事畱爲戶部員外郎官大中大夫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河南受兵中令君聞公名以朝旨理索北歸僑居鎮陽辟萬戶史侯幕府行部郎中歲庚子辟尚書省參佐癸卯朝命擢授行六部侍郎廉訪使者佩金符公春秋已高力求引退往來燕齊之間以壬子冬邁疾春秋六十有六終於燕京開陽坊私第之正寢實十一月之六日也娶袁氏封彭城郡君子男五人長曰衍奏差清滄

鹽司都提舉次曰衡真定河間路都提舉次曰衡清鹽司提  
舉次曰復次曰元諸子皆傳家學女二人一適進士謝芝一  
適士族張簡男孫四人尚幼女孫七人二及笄者適士族餘  
幼在室諸孤等以年月日奉公之柩歸葬於邳平梁鄒鄉孫  
鎮東原之先塋禮也公幼有至性生六歲大中公下世藁葬  
燕城南僧舍既冠問知旅襯所在將往迎之太夫人鍾愛於  
公不欲使之遠去膝下公因東平鄉賦徑至燕城歲月既久  
邱壠蕪沒哀慕訪求十數日乃獲刻璧爲識官號宛然扶護  
東還州里嘉嘆公之立志已見於此矣百年以來御題魁選  
以趙內翰承元賦周德莫若文王超出倫等有司目爲金字  
品及公經義第一詩傳三題絕去科舉蹊徑以古文取之亦  
當在優等故繼有金字之褒連宰二大縣以經術飾吏事雖

擊伏強梗人不能欺至於仁心爲質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南  
渡以來士子潛心文律視師弟子之傳爲重從公講學者如  
羅鼎臣賈庭揚李浩輩往往甲乙擢第其有功後進蓋如此  
某早以詩文受知於公千慮一得極口稱道諸孤以碑銘爲  
請輒爲銘詩以表公墓而不敢一言私焉其銘曰

風雅三百正而葩何以蔽之思無邪詰訓瑣細春官科泣政  
弗達奚取多公昔治詩始萌芽真積力久無復加石磨玉琢  
絕類瑕內美信厚外柔嘉百里之命令所荷銅墨卑品責望  
奢是時軍聲振三河星火餽饗供荷戈筋疲力涸方薦瘥獨  
以砥柱當頽波翁歸記籍列等差守以安靜無敢譁庶疫剛  
痺公禁訶流離顛頓公拊摩三月報政民氣和昔也殿屎今  
笑歌望公長劍冠巍峩百未一試老澗阿不龍不蛇賢人嗟



人言公材如命何公家嘉樹鬱以華會與毛鄭俱名家墓碑有銘豈浮夸劉宗淄川其未涯

中順大夫鎮南君節度副使張君墓碑

癸巳之兵既破河南景賢微服返鄉里予每過寧晉景賢必以杯酒相勞苦予問君閑居何以自娛景賢爲言吾平生嗜讀書喪亂以來典籍散落獨有通鑑及柯山書解日得專志如此隨寫隨讀頗若有所得異時汨沒科舉鞅掌簿書殆於學業下尙書省令使考滿擢黃河漕運副使提舉丁外艱服除辟洧川令前政有籍惡子姓名揭之通衢者景賢到官遽命撤去使渠輩知自新之路迄終更果無一犯者有司以稱職聞壬辰二月遷南京左警巡院副使屬歲飢縣官作糜粥以食餓者日費菽米數十斛景賢區處有法鼠雀無敢耗人

受實惠多所全活六月以洧川課取陞一階改開封令九月復以左警巡院副使借注之大概景賢爲人有榦局而以學術濟之爲政不務表襮人久而信故所去見思其年積前後勞遙領鎮南軍節度副使兼蔡州管內觀察副使官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清河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以丁未九月之七日春秋六十有七邁疾終於家越四日葬於縣西北唐城鄉內王里之先塋禮也配清河郡君王氏同縣處士有成之女後景賢十年卒子男一人卽世莫也女二人長適平晉進士李銑次適安肅進士陳惟良男孫四人女孫二人皆幼銘曰近民慈祥其馭吏也靜以莊悃愾無華愈久不忘晚節而昌幅巾故鄉神理昭然飲食壽康聖謨洋洋詠歌虞唐殆天錫之以爲善之樂歸老

陽曲令周君墓表

君諱鼎字器之姓周氏世爲定襄人曾大父萬力田爲業大父慶嗣字榮甫通六經教授鄉里者六十七年鄉人尊之父丕顯字著明質直尚義好交結四方獲鹿世家有以女婢誘陝右饑民爲贅壻者歲旣久并所生男女皆奴之贅壻單弱無以自解著明冤之示以文法及訴訟次第累爲有司所直准生女從母其餘皆奪爲良嘗自言吾後世當有興者君其長子也幼穎悟未十歲大父教之六經應童子舉平陽宿儒畢晉卿愛其風骨謂當有所成許之親授賦學年十六卽辭家從之又二年取平陽解名三赴廷試貞祐乙亥程嘉善榜

內登第釋褐徵事郎五臺主簿未幾丁母王氏艱太原行元帥府事翟德升雅知君名以便宜起復定襄丞時中原受兵所在殘毀民人保聚多爲脅從君時佩銀符兼義軍彈壓以爲軍力不足備敵而人無所逃死豈樂爲背逆凡所誑誤者一切貸之縣民賴以全活者甚衆明年遷陽曲令權河東北路轉運司戶籍判官帥府檢察君嚴於自律滴水不交部民兵來耕稼旣廢軍食爲重一府倚辦於君君悉力經畫取於民者均而給於軍者無所枉內外翕然以公平贊之府經歷官輸米入倉數不盈斛而倉官以盈斛受之君發其奸杖經歷八十德升賞君之直以上尊餉之又明年雁門破兵勢駸駸而南鄉曲以太原不可保趣君弟獻臣就謀去就君爲獻臣言城不保必矣我臣子也尙欲逃死乎獻臣欲挈君妻子

以出君又不可曰吾守官於此而不以妻子自隨是懷二也  
吾弟往吾死於此矣乃與之泣別於北門之外是歲城陷沒  
於兵實興定二年九月六日也得壽三十有七官奉直大夫  
娶武氏子男一人鐵和女一人方幼獻臣既通貴佩金符以年  
月日奉公衣冠葬於五邨里西原之先塋禮也好問辱從君  
游獻臣以墓表見屬尚憶在汴梁結夏課時君日酣飲於世  
事略不介懷予亦笑其迂緩及入官其風力乃如此始恨交  
游半生知君不盡耳乃爲述其故且系以招魂之辭其辭曰  
若有人兮洵且都城復於隍兮徇以軀羈魂俛兮冥素途巫  
陽下招兮宜可呼天厚子兮內美俱縮銅墨兮握瑾瑜處脂  
膏兮不自濡植節苦兮甘糲蔬護念所牧兮劇髮膚鉏治強  
梗兮惠惇孤宜貴而壽兮與德符其孰乘之兮又孰除蒙山  
之邱兮鬱粉榆復子之鄉里兮返厥初撻蓬之言兮直厚誣  
舍我祖禰兮將焉如汾沮洳兮參之墟猗猗羣走兮雄牙須  
俱腐草木兮孰別區魂兮歸來兮安汝居

奉直趙君墓碣銘

子嘗愛予同年進士通許趙君仕不近名隱不違俗藹然有  
古人之風故嘗求其淵源得汴人之賢者四人焉曰王礪逸  
賓王世賞彥功游總宗之學易高先生仲震正之明昌中故  
相馬吉甫判開封逸賓彥功宗之俱以德行才能薦於朝逸  
賓鹿邑簿就請致仕彥功以親老調鞏州教官宗之讓不受  
三人者趣嚮不同而時人皆以高士目之高出於世家而能  
以清介自守死心於六藝之學隱居嵩山二十年人望之以  
爲神僊蓋逸賓則君之所師尊而高則其交久而敬者也惟

汴梁聖賢所宅典章法度之所在流風善政之所從出興廉  
舉孝養士太學薰濃涵浸作成人物之日久矣雖其細民溺  
於宣政侈靡之習而不能返至於學士大夫通經學古安貧  
樂道懷先王之澤而不爲風俗之所奪移者故未絕也語有  
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殆君之謂歟君諱端卿字正之其  
先浙人遠祖某以商販畱東京因而家焉嘗仕漢鐵騎營指  
揮使與宋宣祖有里巷之舊及太祖取柴氏有旨訪求隱居  
不爲出故終宋之世爲民家其居通許以教讀爲業者君之  
曾大父諱弼者也大父諱昱父諱渥居通許者四世矣君幼  
孤養於叔父澤資簡重薄於世味少日父教以科舉之業而  
於經學有所得雖有聲場屋間非其好也興定五年春省試  
魁多士遂登乙科釋褐徵事郎守解州安邑丞卽閉戶讀書

無復仕進意教誨子弟以孝弟忠信爲根本身自表率使知  
踐履之實不徒事章句而已辟舉法行當路有知君之賢欲  
以一縣相屈者君爲書以絕之正大初脩宣宗實錄楊禮部  
之美趙內翰周臣連章奏君爲編脩官召至史館力辭而去  
執政聞君名有欲求見之者君淡自閉匿不使見也天興壬  
辰避亂京居車駕東狩崔立劫殺宰相都人間變求死無所  
君方與正之對食顏色不少變投筯而起嘆曰知有今日久  
矣尙何言哉其七月二十八日以病終於寓舍春秋五十有  
四用覃恩積官至奉直大夫夫人同縣李氏子男二人長曰  
晉次日益女一人適許州倉副使穆鑑舅孫一人六九尙幼  
晉等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歸葬於縣東原之先塋禮也自  
利祿之學盛且百年間有以經術自救者私欲旣勝強爲揉

治之往往齟齬而不相入君天資既高且恬於進取其學也  
優柔麀飲久與俱化眉宇津津然望之知其爲善人君子力  
省而功倍蓋有不可誣者晉來速銘用所以知君者著於篇  
而不敢一言私焉銘曰

鬱如其充渙如其融六經之春見服與容彼合也人我天之  
通求人而得之何計乖逢環堵蕭然蔽藿不供商歌之聲天  
地滿中萬物並流至君而止司南聖涂發軔伊始黃裳元吉  
無庸青紫華髮元龜望君百年君遊不畱道將就傳松柏之  
邱石表其前是唯子趙子之墓過者式焉

史邦直墓表

邦直諱元姓史氏世爲武陟人某年遷河內乃占籍焉曾祖  
良祖萬父選三世在野母常氏出土族知邦直可以起家力  
課之學邦直亦能自樹立從鄉先生王國光游不數年學業  
大進遂擢興定五年詞賦乙科釋褐武陟簿懷孟被兵已久  
邦直安集有方鄉人賴之秩滿以材選管勾三白渠入爲尚  
書省令史宰相李公適之聞其名問以三白渠利害邦直以  
書對細字滿三十紙推究源委凡公私所以爲弊者無不備  
按而用之強有力者將無所容奸適之大稱異之遷管局黃  
河漕運未幾河南破右丞仲德行臺徐州檄邦直守禦注授  
彭城令尋轉充觀察判官危急存亾之際多所建白仲德甚  
倚重之喪亂後間關東歸歲戊戌十二月二十有六日春秋  
五十有七以疾終於州之私第邦直爲人軀幹雄偉望之如  
羽人劔客而處事詳雅倉猝無失辭事母孝待故舊有終始  
身歿之日識者多嗟惜之初娶某氏再娶遼東高氏某官之

女邦直無子以姪爲之後以某年月日葬於河內王封里之東南原初邦直歿之七日而懷州亂老幼奔潰城爲之空高夫人暮夜挈家人避於州西南五十里之別墅事定而歸家蕩然無一物蝗旱連歲道殣相望人謂從此無史氏矣夫人攻苦食淡存拊愚幼入門應接不減邦直生平比營大葬凡舉十餘喪安厝如禮生死受獲雖健男子有不能辦者邦直可無恨矣邦直子同年進士又交分殊款其孤請爲墓碣銘乃論次之其銘曰

能者人不能者天得配而賢獨爲始終之全我銘詔之以慰下泉

御史孫公墓表

正大中內帑被盜所失皆慈聖宮珠具上怒甚公時爲監察御史被詔按其事而無迹可尋法官濼疑欲棄守者市公執奏緩之會赦得原汴民李氏女有姿色已許嫁矣首相白撒之姪恃勢奪婚且欲以爲妾夫家訴於官官畏徇不爲理遂訴於公公爲奏聞詔還已許八年親享太廟邨國夫人溫敦氏過廟門而不偃蓋公劾奏以爲失臣妾禮上不忍加媿母罪勅有司杖御者百仍罰俸以愧之舊制承天門非犒軍不登一日上無故登焉公奏人主不可示民不信上卽日爲公犒軍庚寅辛卯以來雖軍出屢勝而亾徵已具危急存亾之際大夫士以自保爲幸或高蹈遠引脫屣世務或酣歌縱酒苟延歲月公獨正色立朝耿耿自信言事致十條藹然有承平之風詩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唯公有焉公諱德秀字伯莘其先涇州長武人大父皋遭靖康之亂流寓太原之

文水因家焉父柀資稟淳直樂於爲善時與羽人禪客游尤  
喜調恤貧乏或養之終其身且葬祭之用公貴贈朝列大夫  
有子五人公其長也幼穎悟有學性及長游太學有聲場屋  
閒至寧元年以三赴廷試試補御史掾興定六年中開封府  
解試魁臺掾考成升尙書省掾數月以母樂安縣太君成氏  
春秋高乞歸侍俄辟權國史院編脩官元光初以選充豐備  
倉監支納官正大元年擢詞賦進士第授奉直大夫三年辟  
京兆雲陽令行省以長安劇邑而令非其人用便宜以公易  
之雲陽之人相率請畱詞旨懇切宰相不能奪還公雲陽六  
年權行省左右司員外郎七年拜監察御史終更授太府監  
丞遙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壬辰之變微服出汴京客居  
大名鬱鬱不樂竟以成疾以明年冬十有二月朔春秋五十

終於寓居權葬其所娶要氏吉州倅伯升之女弟封樂安郡  
君子男三人長頤次觀次孚皆習儒業女二人長適祭酒吉  
州馮內翰子駿之子亨次適進士太原王楫孫男五人崇仁  
崇義崇禮崇智崇信皆習儒業女孫五人尙幼公美須眉容  
服甚都家居整肅遇物以誠臨官事官有法絲髮不少徇其  
憂國愛君出於天性惜其遭罹季末抱利器而無所試見於  
行事者止此而已季子孚以王內翰百一所譏家傳來乞銘  
僕於公爲鄉人敢用所以知公者爲之銘以致懷賢之思其  
銘曰

和臣不忠忠臣不和碑石有銘百世不磨公起太原儒素爲  
家以貌言而觀卜其柔嘉怫然聞義而起勇莫我加創罷我  
扶剛瘳我訶不量寸鐵之微訴九閻而磔妖墓白筆風生朝

著無譁宗周不綱蕩而頹波亦有不二心之臣哀喪亂之弘  
多幸大福之可再憤卻日而麾戈念君平生慨然長嗟委蛇  
委蛇豸冠戔戔蓬蒿一邱窘此澗阿天之廢商久矣公其如  
命何公其如命何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蕭軒楊公墓碑 從金石萃編補

公諱振字純夫一字德威姓楊氏唐鄴國十九世孫鄴國  
於□□以□□之下缺之縣人鄴公以行基嗣行基生  
棻棻生溫溫生幼言幼言生顒顒生皋皋生免免生珍珍生  
光贊光贊生懷順懷順官金紫仕至西臺御史襲封至五代  
漢國乃除夫人彭城劉氏有子十二人長曰公侯次曰公神  
公留公賢公洪公素公石公祚公良公通公演公伏始□世  
□□諸房所居號十二楊村總謂之□楊氏公侯之子舜靖  
舜靖之子信信之子禹禹之子言言之子宗宗之子懋懋配  
裴氏於公爲□父□金□□以太宗之家□祭祀下缺楊葬  
皆從西臺君子超道超道配尙氏正隆間避王統制之亂寓  
乾州南自□族人號蕭軒翁公蕭軒翁次子也幼喜讀書與



□□張子□□嘗手鈔經傳尤愛王符之論與賓客談時稱

誦之弱冠仕州縣為屬□□與郡王□□西下缺知公名選

之□從甚信重之公□為王□□與民皆吾人奪彼與此其

利安在王歎曰我正以此□罪今日之後□命下缺言哉下

三吏有□□山□□名□一□以□□當之□公謂同列□

奪人之□又誣以罪豈朝廷意邪吏□□泰和□見公府文

移下缺謂所□□我往在丹州時見下缺以□文相欺比來

官□殆似之□及泰和律下閱之踰月不樂者□之亂下缺

不如下缺統不□如制聖人立法□從□□人情不下缺亦

□我於法□未嘗見一事可與相當者□比附為下缺乃

事□先為之防□猶下缺以障江河必無是理知不可行將

下缺 易紛紛不已安得不亂下缺令下缺富下缺安下缺

時皆處□僚公率為□禮又大舉顯道下缺以事□上官幾

下缺 之下缺喜□□大官公之知人多下缺學古文戒之日

無獨與同輩較優劣能似古人乃古文爾吾雖□能想理當

下缺 以下缺公□公□□若欲吾兒讀此那必欲學詩□當

從毛詩讀不然亦須讀杜工部詩耳我見界上官□□兩國

□□賈下缺無的下缺乎復何望焉所謂讀毛詩者□如下

三 茹欲兒輩就地頭買之耳以貞祐三年三月二十有五日

春秋六十有三終下缺崔氏生子燧繼室閩鄉程氏生子

下缺 焯輝繼室晁氏生子□□炳舉進士負□辟東省下缺

恒安撫司經歷官□部令□諸孫六□以明年正月七日葬

公於州南小□村新塋□南翁墓次三夫人附焉禮也公□

雅重儀矩可觀家居未嘗有情容子弟見者必下缺乃前有

陽泉山莊

所問非反復思之不敢對也當官公口所平反甚多嘗夜聞  
 口里中兒爲其父作黃籙召諸子告之曰某家作佛事人謂  
 之有孝心我視之殆兒戲耳此人我同列其斷獄我知之矣  
 人有口曲世人口有不口口之爲直者口欲賂神邪我平生  
 執法過誤或有之至於故以口口物口口無口也後日口不  
 諱慎勿爲此以爲識者笑耀人李安下缺公嘗贈以口口引  
 云純夫吏業而儒行家貧而好客居今之世而口口金帛而  
 口口墨是四反也口口名流其口口公如此故嘗論關中風  
 土完厚習俗不數易正隆大定間去平世爲未遠公生於其  
 間世族之所口風化之所口口以資口之美君子之言長者  
 之事宜不學而能之況志於學如此口煥然學爲通儒有關  
 中夫子之目往在下缺宰相口信下缺禮下缺李都下缺

司之純皆所口行與口蓋自百餘年以來關中士大夫有重  
 名者皆莫能出公右下缺知口口銘曰

鄙唐虞口世口奉天子孫下衰混跡齊編口公下缺全下缺  
 字則下缺殆造物下缺之下缺窮之口然則古所謂口聖口  
 口口命所下缺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碩洲校梓

碑銘表誌屬

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

君諱奐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鄴國公之二十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敘載之先大夫墓銘茲得而略之曾大父楸大父超道父振是為蕭軒翁及上二世皆在野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為文明之象就為制名君甫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閣之語扣之不能答也未冠夢遊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為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永元謂翁曰若老矣守佐重以案牘

相煩聞若有佳兒姑欲試之卽檄君爲倉興書時調度方殷君出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圭撮之誤倅愛之謂他日當有望勸之宦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迥出倫輩賦業成卽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廷試興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欽用昆季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羨而不能得者君荅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爲諱僕無所似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大初朝廷一新敝政求所以改弦更張者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爲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治然有歸志卽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爲講議安撫司辟經歷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隴州經歷皆

辭不就再以參乾恒二州軍事親舊爲言世議迫隘不宜高蹇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春試授館左丞張公信甫之門張公嘗謂人曰諸孫得君主善老夫沾句抑多矣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自若也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生朱極自京師輦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嚴公久聞君名數以行藏爲問而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曰不招而往禮歟且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爲二三乎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雲燕俄從監試官北上謁領中書省耶律公一見大蒙賞異力奏薦之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陞辭之日言於中令公曰

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黎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令甚善之君 涖政招致名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邳薛微之澠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之等日與商畧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校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爲言者君訶之曰剝下罔上若欲我爲之邪卽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長所臨率有餽餉君一切拒絕亦有被刑責沒財物於官者不喻月政成官民以爲前乎此蓋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於燕之行臺以猶子元楨襲職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關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

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爲佚老之所雖在病臥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諭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樸兒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處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敕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噉望東南注香命門生員擇執筆畱詩三章恬然而逝春秋七十實乙卯歲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葬於郡東南十里小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祔焉禮也君三娶吳氏子男四人保烜萬駒嵩山緱山皆早夭駒郎者在孕有異風骨不凡齠齔知讀書八九歲聞君講授卽通大義尋爲人講說十二以羸疾至於不幸君喪之畫然有童鳥之感女四人長嫁郡人張篋次華陰王亨二幼者在室初泰和大安閒入仕者惟舉選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

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爲無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律尤  
甚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  
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旣成乃以餘力作爲詩文下筆  
卽有可觀嘗撰扶風福嚴院碑宋內翰飛卿時宰高陵見之  
奇其才期君以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稟如此宜有以自愛  
得於彼而失於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曰辱公特達之遇  
敢不以古道自期飛卿喜曰若如君言吾知韓歐之門世不  
乏人矣興定末關中地震乾守呂君子成徧禱祠廟請爲祝  
文凡二十有四首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鄂下日中秋燕集  
一寓士忌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君被酒謂客曰欲觀  
詩者舉酒欲和以次唱韻意氣閒逸筆不停綴長韻短章終  
夕成三十九首長安中目爲鄂郊卽席倡和詩傳之性嗜讀

書博覽強記務爲無所不闢真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  
不以累其業也中歲之後目力差減猶能鐙下閱蠅頭細字  
夜分不罷作文剗刮塵爛創爲裁製以蹈襲剽竊爲恥其持  
論亦然觀刪集韓文及所著書爲可見矣禮部閑閑趙公平  
章政事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與相問遺  
御史劉公光輔編脩張公子中諸人與之年相若而敬君加  
等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又被三接文衡有在所過  
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爲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  
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  
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槩  
言十卷紀正大以來朝政號近鑑者三十卷正統六十卷其  
自敘曰正統之說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於孔孟之

前故也且夫湯武之應天順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子有慙德武未盡善後世僻王乃復賴前哲槩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傳曰襄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貶絕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者何啟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絲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此書往往人間見之有詰難者則曰吾書具在豈復以口舌爲辨後世有賞音者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卹孤遺扶病疾助葬祭習以爲常力雖不贍猶強勉爲之與人言每以名教爲言有片善

則委曲獎藉唯恐其名之不著或有小過失必以苦語勸止之怨怒不計也評者謂君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官奉掌歷臺諫掌辭命治賓客必有大過人者白首見招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爲酸鼻丙辰冬十月予閒居西山之鹿泉員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商挺孟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爲請且道君臨終念念不相置畱語殷重以譏述爲顧惟不腆之文曷足爲君重竊念風俗之壞久矣冰雪沍寒往復四千里爲其師爲不朽計門弟子風誼如生者幾人此已不可辭況於平生之言乃勉爲論次之而系以銘其銘曰  
有文者螭於趺者龜是爲關西夫子楊君之碑顧瞻佳城泣焉涕洟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君擅名場淡蕪孤罷迨乎駢儷而變古雅快潛蛟之雲飛謂君不逢歟奮回谿而澗池一

命而佩金紫何若若兮纍纍鄙賓於唐世久衰微河潤九里蔚松檟兮增輝謂君爲逢歟徒以文窮而自喜斬伐俗學力涸筋疲世無立聖久矣望伯起其庶幾白首太立坐爲悠悠者之所譏翳正統之無適從職予奪之非宜君排諸儒斥偏執與詭隨彼月旦之有評且曩是而今非豈有一定罪功之名而槩終世之成虧我黜我升我招我麾不主故常不貸毫釐自我作古奚竊取爲自非慨然任當仁之重能不懼於西河之見疑維鼎之爲器也雖小而重屹神寶而弗移孰謂漢唐甚盛之際亦不免於窮運之攸歸我車司南爾轍背馳傳者嗟誰異時有如君家子雲者出邈千載兮求知

劉景玄墓銘

景玄年十六七許時其先人朝請君官四方景玄畱學陵川已能自樹立如成人老師宿學多稱道之而朝請君獨未知也及罷官歸行視景玄所舍見其架上書散亂無部帙意不懌因問讀書有後先汝寧亂讀耶漫取一書試之則隨問隨答無所忘失朝請君始大驚拊其背曰及吾未老當見汝聳壑昂霄時耳乃名之昂霄字景玄別字季房泰和中予初識景玄於太原人有爲予言是家讀廣記半月而初無所遺忘者予未之許也杯酒閒戲取市人日厯鱗雜米鹽者約過目則讀之已而果然大率景玄之學無所不闕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地理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爲最詳作爲文章淵緜緻密視之若平易而態度橫生自有奇趣他人極力追之有不能到者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危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人有發其端者徵難開示初不置慮窮揆源



委解析絡脈漫者知所以統室者知所以通旁貫徑出不可窺測要之不出天下之至理四座聳聽噤不得語故評者以爲承安泰和以來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玄談號爲獨步景玄則兼衆人之所獨愈叩而愈無窮詩與文則或有之其辨博則不知去古談士爲近遠餘者不論也其與人交也不立崖岸洞見心肺世閒機械皆不知有之河東梁仲經渾源雷希顏王官麻信之皆海內名士交久而無閒言人以此多之至其善惡太明黑白太分則亦坐是而窮也初舉進士不中以蔭補官調監慶陽軍器庫非其好也諸公期以明年薦試辭科而景充病不起矣正大乙酉夏予自京師來哭其墓太夫人謂好問言吾兒有當世志今鬱鬱以死矣子與之游取爲知己當爲作銘無使埋沒也好問泣且拜曰銘吾兄者莫

好問爲宜乃作銘景玄陵川人自言系出楚元王交祖諱溥不仕朝請君諱俞第進士官至管勾承發司太夫人上黨宋氏封彭城縣君妻永寧李氏子男一人名庸女一人尙幼以元光二年六月十三日春秋三十有八終於永寧之寓居權殯郭西南一里所庸將以某年月日舉二世之柩歸葬陵川之先塋銘曰

澁心而文世人天和聲光一流有物禁訶君起太行學自爲家元精當中散爲雲華有發其談瀉江傾河坦其正途不涉誕夸有喙三尺有書五車噤不得

施萬古長嗟望

君天門奉璋戔戔蓬蒿一丘窘此澗阿天如天如命也柰何

文儒武君墓銘

銘曰真積力久積久而博其所立也卓百家浩浩未害其說

之約故雖涉於紅女之纂組其破而圜斲而樸者固自若也  
博士三年誨誘循循子弟秀民自我作新投之萬金良劑以  
前浣漱滌易形而鍊神朱墨進爲文儒鈎距化而真純庚桑  
豐羽山之年鄒律發寒鄉之春是之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教育之廢久矣安得敦龐耆文仁信篤誠如先生者以復三  
代兩漢風土完厚之秦乎河東人元某銘

郝先生墓銘

泰和初先人調官中都某甫成童學舉業先人思所以引而  
致之者謀諸親舊間皆曰濩澤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尙義在  
宋有國時俊造輩出見於黃魯直季父廉行縣之詩風俗旣  
成益久益盛迄今帶經而鋤者四野相望雖閭巷細民亦能  
道古今曉文理爲子求師莫此州爲宜於是先人乃就陵川

令之選時鄉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教授縣庠先生習於  
禮義之俗出於賢父兄教養之舊且嘗以太學生游公卿間  
閱人旣多慮事亦審故其容止可觀而話言皆可傳州里老  
成宿德多自以爲不及也某旣從之學先生嘗教之曰學者  
貴其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  
又曰今人學詞賦以速售爲功六經百氏分裂補綴外或篇  
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爲庸人况一敗塗地者乎  
又曰讀書不爲文藝選官不爲利養唯知義者能之今世仕  
宦多用貪墨敗官皆苦於飢凍不能自堅者耳丈夫子處世  
不能飢寒雖一小事亦不可立况名節乎汝試以吾言求之  
先生工於詩嘗命某屬和或言令之子欲就舉詩非所急得  
無徒費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

爲舉子耳蓋先生惠後學者類如此不特於某然也先人旣罷官某畱事先生又二年然後歸先生歿於成皋其子思溫歸葬鄉里以書抵某言吾子往年赴弔成皋會以墓銘爲請今卒事矣願有以慰不肖孤之心某謝不敢當六七年之間思溫之請益堅辛丑之秋又屬其外兄牛元偉來致辭曰先子生無一命之爵歿無十金之產齎志下泉有識興嘆授業得如吾子者且不能一言半辭以見於後世其命之矣某再拜曰僕有罪乃敘而銘之先生諱天挺字晉卿先世有自太原遷上黨者宋末又遷陵川遂爲陵川人曾祖諱元祖諱璋考諱昇以選擇爲縣功曹至先生之伯父東軒先生始宦學蔚爲聞人先生少日舉進士豫春官氏薦書便能出諸公之右多疾早衰厭於名場遂不就選貞祐之兵避於河南往來

淇衛之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薄而死終不傍貴人之門故時無料理者以某年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七終於寓舍臨終浩歌自得若不以生死爲意者其平生自處爲可見矣前娶同縣張氏繼室高平司氏子男一人卽思溫也女一人嫁進士侯公佐男孫三人日經曰恆曰彝經取知名女孫一人弟天禔從弟天祐猶子思忠皆有聲場屋閒銘曰篤於其資誠於其思行可以士矩政可以吏師奉璋峩峩其誰曰我私畀鎡基而奪之時操利器而莫施窮巷抱書在湟而不緇曳履商謳長與世辭寧以一寒暑往來之暫槩細人而怨咨良璞含光平價不貲棄擲泥塗識者涕洟孰物之尸孰命之司吾欲問之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

曹徵君墓表

歲丙午秋九月日曹徵君子玉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春秋七十有四嗚呼哀哉世豈復有敦龐耆艾之士如君者乎始予在京師登君鄉先生禮部閑閑公之門公每論人物及君姓名必極口稱道謂今人少見其比其後見君於方城介於太原王右司仲澤乃定交焉君長予十七歲予以兄事之壬辰之兵君流寓弘州癸卯冬予自新興將之燕中乃枉道過之死生契濶始一見顏色握手而語恍如隔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又五年予閒居鄉里與君相望六百里而近耳妄人有傳予下世者君聞之寢食俱廢至問之卜筮及就日者王希道推予祿命以自開釋已而知其妄也又爲之喜見顏閒居未幾聞君九月之訃予爲位而哭且爲文以哀之孤子汝

弼徒步至雲州求予銘先人之墓不及見而去君之孫孝待於鎮州者又三數月矣追念平生之言乃泣而銘之君諱珏姓曹氏子玉其字也世爲磁州滏陽人曾大父圓大父莘父璿皆潛德弗耀君生數月而孤養於祖母史氏少長教之讀書學性穎悟有成人之量及就舉選卽有聲場屋間以兩赴廷試移籍大學時輩翕然推重之君資稟厚重接物誠實世俗機械舉不知有之居方城二十年教授爲業僅可中人之產長子國器力於幹蠱故君得優游自便賓客過門厚相接納爲具豐潔不類寒士家不獨公卿達官愛敬之至於軍府悍卒閭巷細民望君褒衣皤腹言笑和雅亦皆訢訢焉嘗再娶未幾婦卒其父哀悼成疾君往候之問之所親云公初不病痛女嫁未幾而徒捐匳具耳君盡其所得者值百金并兩

女使悉歸之方城人有倉猝避吏畱一篋而去者君勅家人毋敢竊視事定其人復來發篋驗之貯金滿中而封識宛然如手未嘗觸者君之廉類如此正大末京南大司農楊公叔玉丞康公伯祿薦君及猗氏薛曼卿武陟宋予之武清張仲升汴梁高振之大名王大用等六人文章德行乞加官使以厲風俗事聞徵聘有期會兵動而罷里中郭提控者喪亂中聚老幼數千守一砦自保人有誣郭嘯聚爲亂者州將捕繫之將至不測時立州治大乘山君就爲申理之郭以無罪而君幾爲道梗不得還避兵之民無所逃死君擇貧病之尤者畱養之賴以全活者甚衆羣不逞乘亂欲以兵相加父老有曉之者云而曹麤暴如此獨不愧曹先生父子邪居襄陰又十年依尙書李仲臣仲臣爲之起廟學以師席奉君州人化

君之德文風爲之一變君既老自號鷺鷥老人有卷瀾集三卷藏於家君凡六娶曰陳氏徐氏張氏陳氏顧氏前君卒曰姑氏今無恙子男二人曰國器字大用陳出也端愿而信有君之風不幸歿於京師之兵士論惜之汝弼顧出孫一人卽孝也曾孫二人幼未名女孫一人尚幼銘曰  
仁信而篤誠寬博而和平以儒行槩之衆善具并何負於人而不能百齡豈無百齡孰愈君之名城郭千年貞石有銘曰  
是維子曹子之墓尚可以爲鄉人之榮

遺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遺山先生集

卷二十三

七

陽泉山莊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石身校梓

碑銘表誌碣

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

元光癸未。予過鄆城。見麻徵君知幾。問所與周旋者。知幾以鎮人常仲明。中山趙君玉對。及仲明來館客。因得接杯酒之驩。然未款也。北渡後。來鎮陽。仲明在焉。予首以知幾存歿訪之。仲明言。辛卯秋。邊報已急。以內鄉深固。可以避兵。且有吾子在。吾三人議南下。知幾卜之。不吉。乃止不行。及被兵。知幾病困中。尙以前日猶豫不行爲恨也。予初謂知幾少許可。而獨於仲明。有端人之取。固已慕嚮之。及知幾將遷內鄉。託於予者爲甚厚。仲明之先世。又出於代雁門。用是交遂款。如是

六七年歲辛亥九月晦自太原東來過仲明之門而仲明之下世十許日矣孤子德雅知子敬其先人涕泗以墓銘爲請子復之曰此吾之志也奚以請爲乃作銘并論次之君諱用晦姓常氏仲明其字也止世家崞縣大木張家里而墓於泉福鄉之石鼓原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見於元祐中進士趙子良所撰墓銘云常氏世豪於財以孝弟力田見稱宋初世有諱素者娶皇甫氏生子慶慶娶康氏生子玘玘娶檀氏生子五人長曰俊次曰善俊材幹宏博殖產益豐取子之際已薄而厚於人家近雲朔塞羣從率以武藝相尙有捉虎常氏之目娶王氏生四子二子起家善以膽勇推擇爲鄉兵指揮使俊之長子曰宗亮慷慨多氣節中武舉官脩武郎鄜延路第四將仕至知文水縣事宗彥以騎射應募官保義郎河東路

第四部將文水卽君之曾祖也金朝初避漢陽質子之役族屬散居有從建炎南渡而貴官者有畱居東門盧利者有析居柏仁坊鹿者文水居遷河朔寓居平山遂占籍焉生九子其一爲比正餘八子娶兩族先後無閒言時人爲之語曰三劉五李和義無比是則文水之家政可見矣君之祖諱大安初東來時道卒於黎城父諱振孝悌忠信不學而能好結交文士自以不習儒業爲愧一意課二子學君之弟鼎字仲華甫成童能屬文鄉長者以偉器期之未冠而卒故君強學自立以成父志自少日有聲場屋間遊梁之後交文士益衆賦業外他書亦能研究國醫宛正張子和推明岐黃之學爲說累數十萬言求知幾爲之潤文君頗能揆微旨親識間有謁醫者助爲發藥多所全濟病家賴焉資稟淳質言行有法遭

值亂離。知時命不偶。安貧守分。不爲風俗所移。旅食僅足。而繼困之義無廢。年德俱茂。而卑牧之心愈篤。評者謂先世之義俠。閨門之嫻睦。傳至於君。故家遺俗。有自來矣。真定幕府。以君承平學舍舊人。文行兼備。任師賓之位。辟本路府學教。授在職數年。士論歸之。不幸遭疾。臨終二三日。執筆紀先世事迹。垂示來裔。飲酒談笑。與家人訣。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四。實辛亥之九月十九日也。夫人劉氏。前君二十七年卒。繼室李氏。子德。彰德府宣課使。男孫小字舉孫。尚幼。德以某年月。舉君之柩。耐於滹河西岸班家里之先塋禮也。銘佚

善人白公墓表

歲辛亥冬十有二月。河曲白某持雁門李某所撰先大夫行事之狀。請於某曰。先大夫棄諸孤之養。內翰王君從之。實表

常德字仁卿  
見劉都西使  
記

其墓禮部閑閑趙公爲之書。并以善人白公墓表篆其額。某時偕止六秩。未及贈官之制。故王君弗克載。遭離板蕩。閑閑手筆亦復失之。某惟先大夫積德累行。躬不受祉。子男之爵。僅見於告弟之書。而使之旌紀寂寥。隨世磨滅。孤奉義方之訓。不肖孤死。不瞑矣。敢以通家之舊。屬筆於吾子。幸爲論次之。謹按公諱某。字全道。姓白氏。其家於河曲者。不知其幾。昭穆矣。曾大父諱重信。大父諱玉。父諱仲溫。皆潛德弗耀。公生十二歲。而孤妣李氏弱。無所依。舅氏僧法澄。爲經紀其家。拊育訓導。恩義備至。及長。乃能自樹立。營度生理。日就豐厚。其後澄歿。公不忘外氏之故。喪祭之禮有加。又爲建貳塋於白氏。塋之側。一以耐外祖氏。一以葬澄。初。僧舅旣奉浮圖。愍其家世不傳。爲李氏置後。意甚專。初不以異姓爲嫌。已而事



不果行公承舅氏之意挈此子養於家以昆弟待之大定初通檢因附屬籍舅已亾又歷三推之久弟爲妄人所教遽求異財公欣然以美田宅之半分之一人謂同胞而至別籍往往起訟白公乃無絲毫顧藉意是難能也太原趙進規從其子文卿在官下尤相歎異云古人以陰德見稱如白全道非但陰德乃顯德也司戶王伯常嘗都督部民之不率者云汝獨不能效白君以禮治身以義教子耶其爲名流所重如此崇慶壬申避地太谷不幸邁疾春秋六十有九終於寓舍實八月十九日也越七日諸孤護喪歸耐於河曲王家里西原之先塋禮也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皆前公卒子男五人長曰彥升畱心典籍而不就舉選次曰賁廣覽強記尤精於左氏至於禪學道書岐黃之說無不精詣弱冠中泰和三年詞賦進

士第歷懷寧主簿岐山令遠業未究而成殂謝士論惜之次曰華貞祐三年進士歷省掾入翰林仕至樞密院判官右司郎中次曰僧寶瑩以詩筆見推文士間有集行於世次曰麟蚤卒女四人長適州吏目楊桂次適大族張訪次適進士賈鐸次未嫁而卒彥升女楊女張王出也男孫五人曰嗣隆以蔭監榮澤酒曰忱曰恆皆習進士曰常山曰中山皆尙幼女孫二人皆適士族曾孫三人中和泰和安和女一人尙幼公資稟聰悟而謹厚自持略通經史精究厯算中年耽嗜佛書皆所成誦爲人敦信義樂施予一言所諾千金不易家人化之皆以賢行稱焉正大中累贈中大夫輕車都尉南陽郡伯兩夫人南陽郡太君維火山自太平興國中升雖軍雖有學校而肄業者無幾宣和末僅有上舍宋生歷大定明昌官學

之盛然後公之二子擢巍科取美仕邦人築亭以榮鄉名之  
屏山李君之純爲作記辭與事稱相爲不朽故公雖躬不受  
祉所以起其家與善化一鄉者其利豈有旣耶銘曰  
齒以德尊師以道存習俗以教遷惟仁人君子之所居若時  
雨然羽山之顏疵厲爲謫媿心發之彥方學業復於譙玄禮  
所以祠鄉長者而傳書先賢在昔兵屯河曲雄邊爰及公家  
乃誦乃絃身爲義方奉之周旋兩息蹶蹶起爲儒先岌彼榮  
臺大伏在泉振而鼓之有光屬天仲也銅章惠浹岐岍叔也  
奉璋入侍禁垣藹兮芝蘭之庭炯兮珠玉之淵州里趨風媚  
學躑躅至於餘波所及且孝弟而力田古有之種德欲深望  
歲百年有相之道理無空捐祿匪我榮殆以爲黨塾亾窮之  
傳樂石有銘表公之阡異時配縣社之食尙有攷焉

南峯先生墓銘

先生諱豫字彥先姓呂氏懷州脩武人祖道父炎皆力田爲  
業先生自成童知讀書旣冠游學東州以易爲專門經明行  
脩高出倫輩醇德先生王廣道特器重焉一時名士如秀容  
折安上濟陽王善長安陽苗景藩館陶段彥昌冠氏孫希賢  
田子發從之學者甚衆故家近太行五峯山因以爲號示不  
忘本也有易說若干卷傳于時宗室復興鎮大名聞先生之  
名延致門下以師禮禮之初取館陶汲氏繼室清平丁氏先  
生往來兩縣之間爲人廉介沈默爲里人所尊貞祐之兵謂  
所親言吾年八十有四天數當盡癸酉唯有坐待歸盡而已  
是冬在所殘破吾民老幼相與逃亾先生喟然嘆曰癸酉之  
期至矣明日有乘白馬衣皂衣挾弓矢馳逐於社原桑林之

下者吾死此人手矣詰旦果有邏騎到物色悉如所言先生欣然就戮實十二月之二十三日也兵退孤子天民收葬於館陶大張里之東原壬子之冬距先生之歿四十年矣天民與好問有通家之好以墓表見屬余亦懼先生之潛德將隨世而磨滅也乃爲之銘天民嘗任冠氏主簿孫二人長曰長慶次曰公孫銘曰

被髮銜刀禍孰與遷彈琴視景命何可延誠使之禽息烏視而終白首固已無貴於期頤之年老聃玄虛莊周氏之自然死以爲眞兀以爲全寧薪火之可續直土梗之自捐若夫鴻毛權重輕所宜熊掌定從違之先有巖牆之疾趨有白刃之徑前唯其知命而安於命此滾於易者之所以賢

臨海弋公阡表

公諱潤字天澤姓弋氏系出臨海占籍汝州之梁縣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整生二子長曰洪次曰海洪娶張氏二子曰祐曰福海娶酒氏公其所生子也弋氏自先世不異財公蚤孤能自樹立如成人事從兄祐殊恭遜祐嘗以事客內鄉者二十年比還公殖產倍於舊祐歸求分居公謂祐言家所有皆父兄所積潤但謹守僅無損耗耳兄幸歸請悉主之潤得供指使足矣祐悔悟曰吾弟忠敬如此我乃爲讒口所聞慚恨無所及尙欲言分異邪乃更相友愛宮以公家貲雄一鄉且膽勇過人選之督捕盜賊所至以恕心爲質盜亦不敢犯由是名聲籍甚縣豪傑多畏服之鄉之惡少以犯法爲常每以理訓諭之遂有嚮善者貞祐丙子潼關破汝洛被兵居民保險多以私怨相劫殺官不能制公杖策往來山間爲之

開諭辭情懇到鬪者感悅各平分而退多所全活公出大家舉措不碌碌振贍貧乏婚嫁孤幼有古豪士之風手力絕人而資稟謙退有相犯者未始與之校喜爲人解怨嫌鄉鄰訟往往不於官而於公長吏亦時以委之嘗曰縣外有弋某橫逆無從生矣其爲人所倚信如此中年喜儒學折節下士以實豐多文士結夏課者多故久居之以便諸子之學士子不能自給者爲之經理日事使得卒業同郡張翥雄飛資穎悟日誦萬言公得之童艸中妻以甥且招致其家遂登進士第及將蒞官復殷重教督翥卒爲良民吏河陽人至畫像事之壬辰河南破公挈家避於西山山柵破公家亦被驅逐一卒見公稠人中請於主帥云此吾鄉善士其縱遣之帥遣公舉家去是夜所俘悉阬之里社爲空公家獨全親舊歎曰爲

善之報見之今日矣明年春鄉郡遊騎徧滿公自度不能受辱乃自投水中得年若干實某年月日也娶田氏子男三人長穀英師事程內翰天益未冠爲鄉府所薦再赴簾試文學行義高出時輩兵間以功授本州防禦副使次世英亦業進士信厚如其兄次庭英七歲應童子舉年十八義俠有父風州被圍率壯士三十輩潰圍而出與千騎遇且行且鬪從旦至暮有被數十創而戰不衰者騎兵解去遠近莫不歎伏北渡後歿於某所女一人適張氏仁讓有女士之目孫二人惟敬惟友皆習儒業穀英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同德里西南原之先塋穀英子交游中最可保任者以墓表爲請義不可辭乃爲論次之而系以銘其辭曰

汝水兮洋洋山木兮蒼蒼有墓其旁是惟弋公衣冠之藏子

遺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孫豆邊歲時蒸嘗魂兮來歸安此故鄉吁嗟公兮百夫之防  
惟其勇而進於學所以爲自勝之彊沈潛可以屈犢頑直諒  
可以扶善良禁訶痺剛莫我敢當微巡周廬而辱在抱關爲  
王前驅而棄之戎行孰侯伯之不如僅斗食之見償惟祿不  
計庸兮知賦分之靡常頽波天來一柱獨障彼囚虜之自甘  
此慨然而國殤志士不忘在溝壑寧以假息而爲長使奪志  
而皆可在立懦其何望自古皆有死惟義亾與亾者爲不亾  
銘其表之尙以發幽潛之光

遽然子墓碣銘

泰和以來天下以能書稱者禮部閑閑趙公學者多效之而  
但得其形似而已南渡後始有遽然子已遽然子筆勢飛動  
得公不傳之妙故一時學公者皆不及而公亦有咄咄逼人

之難宗室胙國公文采風流照應一時而遽然子乃得以布  
衣從之遊與之商略法書名畫筆虛筆實之論獨得於任南  
麓王黃華之後君若真質則望而知之胙公亦以真賞稱焉  
子官京師始用二公意交之而未款也亂後子客冠氏遽然  
子亦來東州每見之必連日竟夕而不忍去也大槩遽然子  
少日出閭里閒其曉音律善談笑得之宣政故家遺俗者爲  
多及長厭於遊蕩乃更折節取古人書讀之久而學書學畫  
學詩學論文立志旣堅力到便能有所得爲人強記默識不  
遺微隱唐以來名家者之詩文往往成誦如目前考論文藝  
解析脈絡殆若夙昔在文字間者畫入能品詩學江西派至  
於黃石廟等作今代秉筆者或亦未可輕議東京大內隆德  
太一故宮樓觀臺沼門戶道路華木水石悉能歷數之聽之

者曉然如親到其處至於宋名賢所居第宅坊曲於其家行輩羣從孫息姻婭排比前後雖生長鄰里者不加詳也嘗往長清一禪寺中與僧談僧言五派傳授圖大不易作遽然子笑曰易與耳因索筆作圖坐中他日以舊本證之不毫末差也子居東州久將還太原行有日遽然子聞之誦子詩文恨相見之晚而相從之不得久也爲之泣數行下丁酉冬復來東州而遽然子下世已數月矣其壻商挺孟卿爲子言子已北歸遽然子爲之飲食不美者數日家人輩問言元子得歸在渠爲可喜事而公爲之捐眠食何也遽然子曰是豈兒輩所能知也哉他日孟卿示子遽然子故書凡子所談往往記之紙墨閒予詩文則閒亦記之也因竊爲慨歎遽然子平生交不苟合人與之言一不相入挾杖逕去不返顧其所以愛

我者乃如此予愚謬不足比數何以得遽然子如此哉天下愛予者三人李汾長源辛愿敬之李獻甫欽用是三人者皆有天下重名然長源瘦死西山獄中敬之則被掠而北爲非類所困折死於山陽欽用從死淮西時年未四十也予常以三人者之後當無有收衆人之所棄曲相獎借如渠輩者晚節末路乃復有一遽然子思欲與之鄰屋相往來杯酒相樂就渠所談如東京故事者悉記錄之會不五六年而又若有物奪之而去者豈予賦分單薄善於招殃致凶所與遊者皆爲所延及邪不然何奪吾遽然子之遽也遽然子諱滋字濟甫姓趙氏本出馮翊其大父天會貞元間來爲汴梁戶籍判官卒官下妻子不能歸遂爲汴人父諱青字漢卿遽然子三男長某次某兵亂中所失小子尙幼二女次卽孟卿所娶者

遽然子春秋五十有九以病終權葬於東平沂州門之外若  
干步庚子歲除日子實銘之其銘曰

積之之深守之之堅傳人之所不傳兼人之所獨專自拔泥  
塗如蛻而僊文以表之慰彼下泉顧雖愛我豈以一言而敢  
私焉

蘇彥遠墓銘

彥遠諱車姓蘇氏世爲真定人彥遠其字也高祖中大夫通  
判成都府子贊以父蔭補官中遭大亂不能歸贊金國初由  
換授至朝散大夫祖仲文胡內翰礪榜登科終於朝奉大夫  
潞州黎城令父世偁以蔭補官宣武將軍宿州靈壁主簿彥  
遠靈壁君之長子也初以父任爲河北西路轉運司押遞監  
平輿陽步店商酒再監曲陽之龍泉俱以課取聞陞真定酒

使司監羨及百分貞祐二年八月朔當滿替明日府官吏以  
兵至棄城而彥遠守職如故事定以羨餘進四階城守三階  
循資一階授歸德下邑主簿未赴丁太夫人王氏憂服除新  
制行當再歷諸司授蔡州稅務使羨及二分有奇擢衛州獲  
嘉縣令召爲南京廣貯倉監支納除蔡州觀察判官畱爲豐  
衍東庫副使官鎮國上將軍北渡之後閒居州里以壬子年  
二月晦日春秋六十有四終於家後三日葬於元氏縣趙同  
里之先塋先娶馬氏前卒再娶鄧氏子一人名慶藍田尉官  
宣武將軍年三十二歿於王事弟信武將軍陳州項城主簿  
卒猶子四人德謙德普德恆德履彥遠資稟仁厚自幼重惜  
物命有不忍之愛及登仕版喜於結納周急繼困不爲明日  
計力或未足亦強勉爲之故人人得其歡心至於當世名士

嘗與彥遠周旋者亦皆稱道之予識之汴梁汴梁成見於夏  
津於鎮陽凡二十年每歎其安貧自樂不冒一傍時貴之門  
雖士夫之守死善道者不能過而或者乃以任子槩之可乎  
蓋予於是鄉得兩人焉曰常先生仲明而彥遠其一也仲明  
之歿予既表其墓矣若彥遠者可獨使之隨世磨滅與乃作  
銘授其弟彥和使刻之銘曰

其應物也圓其立節也堅有來千金散而浮煙雖游道日廣  
而所得皆賢幅巾來歸一室磬懸州里督郵漠然少年顧不  
屑於謝仁祖之米寧就陶生而乞憐貧夫徇財夸士死權河  
朔諸豪角逐相先萬物竝流而金石止信賢否之天淵趙郡  
之蘇族世蟬嫣南渡崩奔混爲齊編蓋君以宗起而名氏待  
君而傳我爲銘詩表君之阡百世而下有攷於鄉人之傳信

者尙有警言焉

盧太醫墓誌銘

盧尙藥諱昶世家霸州文安今爲大名人以方伎有名河朔  
政和二年補太醫奉御被旨校正和劑局方刪補治法累遷  
尙藥局使自幼傳家學課誦勤讀老不知倦岐黃雷扁而下  
其書數百家其說累數百萬言閎衍浩博纖悉碎雜無不通  
究而於孫氏千金尤致力焉故其診治之驗頗能似之春秋  
雖高神觀精明望之知爲有道之士年壽八十有七自尅死  
期畱頌坐逝著醫鏡五十篇傷寒片玉集三卷今其書故在  
方伎之外復達治心養性之妙如云人生天地中一動一息  
皆合陰陽自然之數卽非漠然無關涉者所爲善惡宜有神  
明照察之又曰人爲陽善人自報之人爲陰善鬼神報之人



爲陽惡人自治之人爲陰惡鬼神治之又曰養氣莫若息心  
養身莫若戒慎又曰冥心一觀勝負俱捐此雖前賢所已道  
至於表而出之旣以治已又以及人非仁者之用心乎其康  
寧壽考五福俱備非偶然也昶與予有姻戚之舊因其子孫  
歸葬書以貽之欲其鄉人知此家出子門久而予亦知其入  
之深也銘曰

岐黃聖學炳如日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惟尙藥公有得內  
經探病之源起死而生爲醫作鏡底裏洞明道風旣扇取重  
漢庭陽報杳來壽考康寧翛然坐逝歸神太清大河安流扶  
衛厥靈扁鵲湯陰實魏大名遙遙華胄復起魏京古今世業  
前後家聲遺書具在永爲世程

張遵古墓碣銘

南宮張伯全將以某年月日舉其先人之槨殯於縣西南  
張平里之先塋伯全雅從子游因以碣銘爲請曰維張氏上  
世自太原來居南宮以醫爲業者八世矣先人資稟仁恕切  
於利生貧家來謁率欣然爲診治或資之糜粥之費不特不  
責報謝而已州里醫流無慮百輩先人之學號爲該洽恂恂  
退讓不自銜鬻文士過門接其餘論以自裨益故時譽獨著  
先人歿於太安庚午不肖孤纔二十許耳遭罹兵亂轉徙南  
北僅有歸顧之望今當勉卒大事勒銘墓道誠得吾子論次  
使不隨世磨滅瞑目不恨矣伯全往在郟城洎麻徵君知幾  
張尙醫子和推明河閒劉守真之學所以通其塞而救其偏  
者用力爲甚博嘗謂人言不肖於世業不敢不勉至於以醫  
爲治生之具則死不敢也子謂伯全斯言可以攷見其先人

平生矣乃爲之銘伯全之先人諱師文字遵古年六十終於家其銘曰  
茫茫之原纍纍之阡行人而歸何千萬年有子而傳孰不欲揚其先今君獨然脩德則人而死而不亾則天吾是以知其人之賢

張君墓誌銘

洛水張澄仲經狀其先人博平君行事謂好問言澄不天生四歲先君捐館舍愚幼藐然不克當大事至有旌紀寂寥之歎二十年之間蒙賴先德得俎豆於士夫之末念欲追誌墓穴以俟百世誠得吾子辱以銘賜之不肖孤死不朽矣好問不敏然以不腆之文得幸於仲經側聞先大夫之字有年矣其可辭哉乃述而銘之按張氏本出於遼東烏若族國朝併

烏若遷之隆安以世官統之至公之考黃縣府君諱某字某正隆閒官洛水遂爲洛水人公卽黃縣之仲子也諱某字子厚資穎悟略通經史工書翰醫學亦過人黃縣初令欒城召趙雋德新授館德新名士仕亦達公與兄腴味道從之學德新愛公有千里駒之目年十七黃縣下世太夫人吳氏出介休衣冠家治家嚴肅人莫敢犯知公有成人之量卽以家事付之公內事母兄外睦宗族鄉人稱焉凡有新衣必先其兄之子貨財不以入其室御童僕有恩信不妄笞罵而人人敬畏之味道娶婦不諧日致惡語嘗欲絕之公辭釋百至味道爲感動乃歎曰負此姬易而違吾賢弟難嫂用是得不棄太夫人疾病公盛暑不解帶藥必嘗而後進及居喪以孝聞明昌初歲艱以飢死者十室而五公日設糜粥以贍旁近病者

親詣護之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公歿人多爲感泣公以承安四年八月某日春秋三十有五終於洺州之寓居葬城安呂彪從太夫人之塋娶東鹿劉氏同知睢州軍州事德溫之女子男三人長曰文次曰慶皆早卒仲經其季也女二人長適成安溫氏次適雲中谷氏公嘗用黃縣廕仕爲監博平酒稅然非其好也嘗謂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國家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然後可杜牧之論唐舜以來下迨列國之賢大夫皆出於公侯之世傳記所載有不可誣者承安泰和閒文治熠然勃興士生於其時蒙被其父兄之業由子弟之學而爲名卿材大夫者嘗十分天下寒士之九要不必盡爲公卿大夫而公卿大夫之具故在也古有之力田不如逢年仕宦不如遇合又曰祗繫其逢不繫巧遇如公者皆是也今

仲經學精而行脩聲光爛然高出時輩隆安張氏遂爲海內文章家推究源委公可以無恨矣銘曰

履潔脩體柔嘉內美充福不遐哀哀蒼天孰使然邪天邪人邪其父母邪從容以思其得之邪茁其芽鬱其華其實孔多父播而子穫穰穰滿家故曰其源濫觴其流江河淵兮其未涯不有以浚之其末柰何然則古所謂不於其躬必於其子孫者尙信然邪尙信然邪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